

大字  
斷句

太平廣記五百卷

掃葉山房印行



太平廣記第十三冊目錄

卷一百六十一

感應類一

張寬

漢武帝

醴泉

淮南子

揚雄

劉向

袁安

樊英

五石精

律呂

陳業

陳實

三州人

魏任城王

呂虔

管寧

河間男子

宜陽女子

張應

南郡掾

蒲坂精舍

吳興經堂

南徐士人

徐祖

劉京

何敬叔

蕭子懋

蕭釁明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曾康祖

卷一百六十二

感應類二

崔恕

何湖

陳道

王虛之

河南婦人

岑文本

鄭鮮

張楚金

羅道崇

陵空觀

皇甫氏

田仁會

徐州軍士

唐宣宗

李彥佐

胡生

劉行者

王法朗

郗法遵

王暉

李夢旗

孟熙

卷一百六十三

識應類一

歷陽媪

孫權

高穎

神堯

唐高祖

太行山

桑條歌

突厥鹽

封中嶽

楊柳謠

黃麴歌

必孛兒

安樂寺

烏鵲窠

鯉魚兒

挽天樞

黃犢子

駱賓王

天后

閻知微

長孫無忌

魏王

武媚娘

孝和

魏叔麟

武三思

孫佺

張易之

飲酒令

白馬寺

李蒙

李進周

誌公詞

李懷光

王鐸

木成文

草重生

唐國閨

竹韶

卷一百六十四

名賢類一

郭林宗

李膺

徐孺子

鄭玄

蔡邕

崔仁師

張文瓘

虞世南

馬周

員半千

嚴安之

蕭穎士

蕭嵩

于休烈

李廌

鄭綱

獨孤郁

趙逢

風諫

晏子

優旃

東方朔

簡雍

解律豐樂

高季輔

李景伯

蘇頌

黃幡綽

李絳

卷一百六十五 廉儉類 附各書

陸績 齊明帝 甄彬 高允 崔光

長孫道生 唐玄宗 肅宗 盧懷慎 李勉

杜黃裳 陽城 鄭餘慶 鄭澣 文宗

夏侯孜 裴坦 温璉 仲廷預

吝嗇

漢世老人 沈峻 李宗 南陽人 夏侯處信

柳慶 夏侯彪 鄭仁凱 鄧祐 韋莊

王叟 王錡 裴璩 歸登

卷一百六十六 氣義類 一

鮑子都 楊素 郭元振 狄仁傑 敬昭道

吳保安

卷一百六十七 氣義類 二

裴冕 李宜得 穆寧 趙驊 曹文洽

楊城 王義 裴度 廖有方

卷一百六十八 氣義類 三

熊執易

李約

鄭選古

江陵士子

鄭畋

章孝子

發塚盜

鄭雍

楊晟

王殷

卷一百六十九

知人類一

陳寔

黃叔度

郭泰

馬融

蔡邕

顧邵

諸葛瑾兄弟

龐士元

武陔

裴頠

匈奴使

桓温

謝鯤

唐太宗

李勣

薛收

王珪

王師旦

楊素

王義方

選將

英公

劉奇

張鷟

李嶠

鄭果

盧從愿

裴寬

韋誦

裴諒

卷一百七十

知人類二

姚元崇

盧齊卿

薛季昶

元懷景

張九齡

王丘

楊穆弟兄

李丹

鄭綱

杜鴻漸

杜佑

梁肅

呂温

顧和

劉禹錫

韓愈

顧况

于邵

李德裕

韋岫

知人僧

蔡荆

亞子

卷一百七十一

精察類一

李子長

袁安

嚴遵

李崇

魏先生

李義琛

蔣恒

王璠

李傑

裴子雲

郭正一

張楚金

董行成

張鷟

張松壽

蘇無名

趙涓

袁滋

水  
上  
房  
言

第十三册

目錄

三

抄  
本  
分



太平廣記第十三冊

卷一百六十一

感應類一

張寬

張寬字叔文。漢時為侍中。從祀於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即女人星見。出漢武故事

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乃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容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已知。遂縮走。容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嘆曰。斯蓋天啟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醴泉

太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出法苑珠林

淮南子

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汎溢許慎云東風震方也酒汎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高誘云酒汎為米麴麴之汎者風至而沸動李淳風又按今酒初熟甕上澄清時恒隨日轉在旦則清者在東畔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子恒清者隨日所在又春夏間於地廢下停春酒者甕上蟻汎皆逐風而移雖居深密非風所至而感召動也出感經

揚雄

揚雄讀書有人語云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玄夢吐白鳳皇集上頃之而

滅出西京雜記

劉向

漢劉向於成哀之際校書於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藜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以照向說開闢已前事乃授洪範五行之文向裂衣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事子欲從向授此術出王子年拾遺記

袁安

袁安為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乃推誠潔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雹遂為之沉淪伏而不起乃無苦雨淒風焉出小說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泰中見天子因西向南唾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上言火災如英所道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為大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都生遇賊都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賴一被髮老人來相救故得免永建時殿上鐘自鳴帝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上蜀山崩事

出列英傳

五石精

論衡曰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二物皆當以形勢得陽燧若偃月方諸若圻杯若二器如板狀安能得水火也鑄陽燧用五月丙午日午時鍊五色石為之形如圓鏡向日即得火方諸以十一月壬子夜半時鍊五色石為之狀如圻杯向月即得津水今取大蚌蛤向月亦有津潤淮南子云陽燧見日燭而為火方諸見月津而為水注云皆五石之精陽燧圓以仰日得火方諸圻而向月得水又云陽燧之取火於日方諸之取露於月天地之間玄微忽恍巧歷所不能推其數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相感動然之也

出感應經

律呂

物理論云十二律呂候氣先於平地為室三重重有三重壁揚子所謂九閉之中也外

室南戶。以布為幔。次室北戶。內室南戶。並以布為幔。皆上圓下方。閉密無風。人居其中。三日觀之。十二律各以木為按。每律各內庫外高。以律加其上。依位安置之。以河內葭葦灰實其端。若氣至吹灰去。管首小動為和。大動為臣。彊李淳風云。自古言樂聲律。呂者皆本於十二管。以氣應灰飛為驗。後魏末孫僧化造六甲一周歷。其序云。以管律候。某月某時律氣應。推按前後五六事。皆不與算歷家術數相符。此外諸書無言候氣。得應驗者。以理推尋。恐無實錄。後魏信都芳自云。造風扇候二十四氣。每一氣至。其扇輒舉。斯又驗矣。出感應經

陳業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歃血。餘皆流去。出會稽先賢傳

陳實

潁川陳實。有子元方。次日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出汝南先賢傳

三州人

晉三州人約為父子。父令二人作舍於大澤中。欲成。父曰。不如河邊。乃徙焉。又幾成。父曰。不如河中。二人乃負土填河。三旬不立。有書生過。為縛兩土豚投河中。父乃止。二人

曰。何嘗見江河填耶。吾觀汝行耳。明迴至河邊。河中土為高丈餘。表廣十餘里。因居其

上。出孝子傳

### 魏任城王

魏任城王章薨。如漢東平王禮葬。及喪出。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言。昔亂軍殺傷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於地下。精靈以之懷感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 呂虔

魏長沙郡久雨。太守呂虔令戶曹掾齊戒在社三日。三夜祈晴。夢見白頭翁曰。汝來遲。

明日當霽。果然。出長沙傳

### 管寧

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歸。抵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惟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出獨異志

### 河間男子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

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

出法苑珠林

### 宜陽女子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彊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為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汲於溪間。賊至走還。正見牆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大。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為石。形似雞土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出

錄異

### 張應

晉歷陽郡張應。先奉魔。娶佛家女為婦。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病。因為魔事。家財略盡。而病不瘥。妻曰。我本佛家女。為我作佛事。應即往精舍中。見竺曇鏡。鏡曰。普濟眾生。但君當一心受持耳。曇鏡期明。當向其家。應夕夢一人。長五六尺。趨步入門曰。此家寂寂。乃爾不淨。見鏡隨此人後。白曰。此家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眠覺。便把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鏡食時。往高座之屬。具足已成。應具向說夢。遂夫妻受五戒。病亦得瘥。出辯正論

### 南郡掾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

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日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為何神。沙門為說事狀。便將諸道何歸。請讀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眾小。人云住居中。總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出靈鬼志

###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火。不可救。惟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墜。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出辯正論

### 吳興經堂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為神。出宣驗記

### 南徐士人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具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過。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粧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言訖棺木開。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塚。出系蒙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嘗侍甚勤是夜夢一神人告云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愍二神人云念汝如此為汝活祖覺叔乃差神記

劉京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上龜背然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出九江記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佛法作一禮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衲衣杖錫來云縣後何家桐甚惜苦求庶可得如夢求之果獲傳

蕭子懋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鑿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冥祐願華竟齊如故七日齋畢色更鮮紅看視罌中稍有根鬚淑媛病尋差當世稱其孝感出法苑珠林

蕭獻明

齊松滋令蕭陵蕭獻明母患積年獻明晝夜祈禱時寒凍獻明下淚凝結如蘄額上扣



血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啟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病即愈。出談藪

### 解叔謙

齊鴈門解叔謙。徵為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然以藤與之。並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便愈。出談藪

### 宗元卿

齊南陽宗元卿。有志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出談藪

### 匡昕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咷。母便蘇。孝感致也。出談藪

### 曾康祖

齊扶風曾康祖。母患乳癰。諸醫不能療。康祖乃跪以兩手捧乳。大悲泣。母癰即差。出談藪

### 卷一百六十二

### 感應類二

崔恕

譙郡有功曹。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功曹。清河崔恕。弱冠有令德於人。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澗上。眾渴甚。來公有思水之色。恕獨見一青鳥。於澗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注。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惟來公與恕供飲而已。議者以為德感所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為目。出西陽雜俎

何瑚

梁何瑚字重寶。為北征諮議。博問彊學。幼有令名。性淳深。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廖。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一卷。因執手曰。貧道是二十七賢聖。不近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忽不見。而爐煙香氣。一旬方歇。精誠所感。朝野嘆嗟。因捨別宅為目愛寺也。出辯正論

陳遺

吳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焦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煮食。澆其焦。以獻母。孫恩作亂。遺隨例奔逃。母憶遺。晝夜哭泣。遂失明。遺脫難。還家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

出孝子傳

王虛之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父母。二十歲鹽酢不入口。後得重疾。忽有一人來詣。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室。夜有異光。庭中槁樹。隆冬三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出孝子傳

河南婦人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其一。臍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恆。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之。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在。出冥報記

岑文本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巨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涌出。已着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訖趨出。外不見。既而文本就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出法苑珠林

鄭鮮

唐鄭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以可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耶。可大齋。日放

生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鮮因奉法遂獲長年

出宣驗記

### 張楚金

唐則天朝刑部尚書張楚金為酷吏周興構陷將刑乃仰歎曰皇天后土宜不察忠孝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數行市人皆為歔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赦釋罪宣示訖天地開朗慶雲紛糾時議言其忠正所致也

出御史臺記

### 羅道棕

唐司竹園羅道棕上書忤旨配流時有同流者道病卒泣曰所恨委骨異壤道棕曰吾若生還當取同歸遂瘞之而去及還為大水漂蕩失其所在道棕哭告之請示其靈俄而水際沸涌又咒曰如真在此下更請一沸又然遂得之誌銘可驗負之還鄉

出廣德神異錄

### 陵空觀

唐景龍四年洛州陵空觀失火萬物並盡惟有一真人巋然獨存乃泥塑為之乃改為

聖真觀

出朝野僉載

### 皇甫氏

唐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時忽有小龍骨一具立於樹側時人以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慶遂居宰輔云爾

出廣異記

### 田仁會

唐田仁會為郢州刺史。自暴得雨。人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但願常在不患貧。出廣德神異錄

### 徐州軍士

唐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宮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即死。所由擒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沒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出因話錄

### 唐宣宗

唐大中初。京師嘗淫雨。涉月。將害渠盛。分命禱告。百無一應。宣宗一日在內殿。顧左右曰。昔湯以六事自責。以身代犧牲。雖甚旱。卒不為災。我今萬姓主。遠漸湯德。而災若是。兆人謂我何。乃執爐降階。踐泥焚香。仰視若自責者。久之。御服沾濕。感動左右。旋踵而急雨止。翌日而凝陰開。比秋而大有年。出貞陵十七史

### 李彥佐

李彥佐在滄景。唐大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水進舟。水觸舟。舟覆。詔失。彥佐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謬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禱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彥佐乃令

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其旨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嶽。祝史咸秩。子境之望。祀未嘗闕。而河伯泊鱗介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乎。或不獲。予將齊告於天。天將謫爾。吏酹水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水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彥佐精誠已達。乃沉鈎索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彥佐所至。令嚴務簡。推誠於物。著聲於官。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刻千里矣。安有覆舟六日。一酹而堅冰隔。一鈎而沉詔獲。得非誠之至乎。出闕

### 胡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禦寇之壘。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為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瞻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說數篇。喜園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並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出雲溪友議

### 劉行者

唐廬陵闌閨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釵為業。性至孝。母親患眼二十餘年。行者懇苦救療。一日忽有衲僧。攜淨水銅瓶子。覓行者磨洗。出百金為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和尚莫能有藥療否。僧云。待磨洗瓶子了。與醫。磨洗畢。便出門。而行者隨問之。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言訖。失僧所在。行者奔還家。見母親忽自牀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喜。方知向者僧是羅漢。遂畫其形影供養。至今存焉。出報應錄

### 王法朗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以為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剪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出錄異記

### 郝法遵

唐道士郝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檢校。已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人力。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覺。話於眾。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晷。見法遵抱其足。不肯捨。遵去。晝夜啼號不息。遵復至。則欣然。後數年。父母即捨為童子。又一小兒姓劉。眼有五色光。父母疑其怪異。因炙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歲。亦捨在觀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出錄異記

### 王暉

西蜀將王暉。嘗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無水泉。民皆汲於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絕

其水路城內焦渴旬日之間頗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請哀告神祇及寐夢一老父告曰州獄之下當有美泉言訖而去王亦驚寤遂明且命舂鍤於所指之處掘數丈乃有泉流居人飲之蒙活甚眾岐兵比知城中無水意將坐俟其斃王公精誠之所感耶疎勒拜井之十甕於城上揚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豈王公精誠之所感耶疎勒拜井之事固不虛耳王後致仕家於雍州嘗言之故記耳

出五堂閑話

### 李夢旗

偽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而點母眼即時如故乃知孝道感通其昭然耳

出敬錄

### 孟熙

蜀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不憚苦辛父常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漿哀號幾至滅性布苦於地寢處其上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自此巨富焉

出敬錄

### 卷一百六十三

#### 識應類一

### 歷陽媪

歷陽縣有一媪常為善忽有少年過門求食媪待之甚恭臨去謂媪曰時往縣門見門間有血可登山避難自是媪日往之門吏問其狀媪具以少年所教答之吏即戲以雞



血塗門閭。明日媪見有血，乃攜雞籠走上山。其夕縣陷為湖。今和州歷陽湖是也。出獨異記

### 孫權

溢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穎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為已瑞，人咸異之。出張僧鑿潯陽記

### 高穎

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穎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穎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根株盤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出朝野僉載

### 神堯

隋煬帝與神堯、高祖俱是獨孤外家。然則神堯與煬帝常悔悵。每朝謁退，煬帝背有詞。然後因賜宴煬帝於眾，因戲神堯。神堯高顏面皺，帝目為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就第，快悵不已。見文皇已下告，文皇皆無言。次告竇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飢凍矣。竇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謂是解免之詞。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渙然水釋，喜悅與秦齊諸

王私相賀焉。出芝田錄

唐高祖

唐北京受瑞壇。隋大業十三年。高祖令齊王元吉留守。辛丑獲青石。若龍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齊王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帝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其字愈明。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既以萬吉。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龜人。因立受瑞壇。出太原事

跡雜記

太行山

唐武德初。太行山大聲曰。唐國興。理萬年。出太原事跡雜記

桑條歌

唐永徽年以後。人唱桑條歌云。桑條者。女韋也。樂至神龍年中。逆韋應之。謫佞者。鄭愔作桑條樂詞十餘首。進之。逆韋大喜。擢為吏部侍郎。賞練百匹。出朝野僉載

突厥鹽

唐龍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歷年中。差閻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書。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銀器物。錦綵衣裳。以為禮聘。不可勝紀。突厥翻動。漢使並沒。立知微為可汗。突厥鹽之應。出朝野僉載

封中嶽

唐調露中。大帝欲封中嶽。屬突厥叛而止。後又欲封。土蕃入寇。又停。至永淳年。又駕幸

嵩嶽謠云。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嶽下遘疫  
不愈。迴至宮而崩。出朝野  
僉載

揚柳謠

唐永淳之後。天下皆唱揚柳。揚柳漫頭馳。後徐敬業犯事。出柳州司馬。遂作偽敕。自授  
揚州司馬。殺長史陳敬之。據江淮反。使李孝逸討之。斬業首。驛馬馱入洛。揚柳揚柳漫  
頭馳。此其應也。出朝野  
僉載

黃麀歌

周如意年已來。始唱黃麀歌。其詞曰。黃麀黃麀。草裏藏彎弓。射你傷。俄而契丹反叛。殺  
都督趙翹。營府陷沒。差總管曹仁師。張玄遇。麻仁節。王孝傑。前後百萬眾。被賊敗於黃  
麀谷。諸軍並沒。罔有子遺。黃麀之歌。斯為驗矣。出朝野  
僉載

必孛兒

周垂拱已來。京都唱必孛兒歌。詞皆是邪曲。後張易之小名必孛。出朝野  
僉載

安樂寺

唐景龍年。安樂公主。洛州道光坊。造安樂寺。用錢數百萬。童謠曰。可憐安樂寺。了了樹  
頭縣。後誅逆韋。並殺安樂。斬首懸於竿上。改為悖逆庶人。出朝野  
僉載

烏鵲窠

唐神龍已後。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金駱馳。鍊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彊盛百  
姓不得斫桑養蠶，種禾刈穀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鯉魚兒

唐景龍中。謠曰：可憐聖善寺，身着綠毛衣。牽來河裏飲，踏殺鯉魚兒。至景雲中，譙王從  
均州入都，作亂敗走，投洛川而死。出朝野僉載

挽天樞

唐景雲中。謠曰：一條麻線挽天樞，絕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樞，收銅並入尚方。此  
其應驗。出朝野僉載

黃犢子

唐景龍中。謠云：黃栢犢子挽紂斷，兩脚踏地鞋襦斷。六月平王誅逆韋，挽紂斷者韋欲  
作亂，鞋襦斷者事不成。阿韋是黃犢之後也。出朝野僉載

駱賓王

唐明皇主簿駱賓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徐敬業  
興兵揚州，大敗投江水而死。此其讖也。出朝野僉載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祕記云：唐三代之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

事淳風對曰。臣據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令若殺之。即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讐。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出談寶錄

閻知微

唐麟德已來。百姓飲酒唱歌。曲終而不盡者。號為族鹽。後閻知微從突厥領賊破趙定。後知微來。則天大怒。磔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發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剗其骨肉。夷其九族。疎親先不相識者皆斬之。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笑。監刑御史不忍。害奏捨之。其族鹽之言。於斯應矣。出朝野僉載

長孫無忌

唐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天下慕之。其帽為趙公渾脫。後坐事長流嶺南。渾脫之言。於是效焉。出朝野僉載

魏王

唐魏王為巾子向前踏。天下欣欣慕之。名為魏王踏。後坐死。至孝和時。陸頌亦為巾子。

同此樣時人又名為陸頌跽。未一年而陸頌殞。出朝野金載

武媚娘

唐永徽後天下唱武媚娘歌。後立武氏為皇后。大帝崩則天臨朝。改號大周。二十餘年。武氏強盛。武氏三王梁魏定等。並開府。自餘郡五十餘人。幾遷鼎矣。出朝野金載

孝和

唐咸亨已後人皆云莫浪語。阿婆喚三叔聞時笑殺人。後果則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則天也。三叔者孝和為第三也。出朝野金載

魏叔麟

唐魏僕射子名叔麟。識者曰。叔麟反語身戮也。後果被羅織而殺之。出朝野金載

武三思

梁王武三思。唐神龍初。改封德靖王。識者言德靖鼎賊也。果有窺鼎之志。被鄭克等斬之。出朝野金載

孫佺

唐孫佺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時軍師李處郁諫。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滅。佺不從。果沒八萬人。昔實建德救王世充於牛口谷。時謂實入牛口。豈有還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孫佺之北也。處郁曰。殄若入咽。百無一全。山東人謂濕飯為殄。音幽州以北。並

為燕地故云。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太盛也。出朝野僉載

飲酒令

唐龍朔年已來。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連臺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連臺者。連盤拗盞倒也。及天后永昌中。羅織事起。有宿衛十餘人。於清化坊飲。為此令。此席人進狀告之。十人皆棄市。自後廬陵徙均州。則子母相去離也。連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出朝野僉載

白馬寺

唐神武皇帝七月即位。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自後捉搦僧尼嚴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並停革。後出者科決。遷俗者十八九焉。出朝野僉載

李蒙

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婿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

舟數艘進士畢集。蒙問乃踰垣奔走。羣眾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出揭異志

### 李進周

天寶中。李進周頗有道術。多在禁署。徙居宮觀。於所居院內。題詩不啻千言。皆預紀上皇幸蜀。祿山僭位之事。初亦不悟。後方豁然。略舉一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如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阿環。山下鬼。鬼字也。出梓野情詩

### 誌公詞

劉禹錫曰。逆胡之將亂中原。梁朝誌公大師已贈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遊。君玉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出劉公嘉話錄

### 李懷光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出國史補

### 王鐸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鐸觀之。問諸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惟木當為福耳。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惟斗帝王之宮宿。惟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



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為緋衣。牛字著入。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記。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礪山之朱乎。出北夢頭言

木成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口關。伐木為柵。破一大木。木中朱書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其司天少監徐鴻謂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為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乎。吾以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出播神錄

草重生

初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口口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揚素所築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出會稽錄

唐國閏

偽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為拜唐。乃歸。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歷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歷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歷。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不爽歷議。常人不可輕知之。出北夢瑣言

### 竹貂

竹貂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發地取之。甚艱。岐梁睚眦之年。秦隴之地。無遠近巖谷之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城。或自門闕而入。犬食不盡。則並入人家房內。秦氏之口腹。飲馬。忽有童謡曰。貂貂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在蜀江頭。智者不能議之。庚午歲。大梁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梁入秦家於天水。天水破。流入蜀。居數年間。蜀人又謡曰。黑牛無繫絆。投繩一時斷。偽蜀先主聞之。懼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投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前輩連宗字。後輩連承字為名。投繩與宗承音同。吾老矣。得不為子孫之患乎。於是害劉公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不豫。合眼。劉公在目前。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先主尋崩。議者方知貂者劉也。黑牛者劉之小字。戊寅歲。揚

骨入於蜀江之應

出王氏見聞

卷一百六十四

名賢類一

郭林宗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馬。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出商芸小說

李膺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惟陳仲弓來。輒乘舉出門迎之。出膺家錄

李元禮設設如動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厨中食。元方喜。

以為合意。當復得見馬。出商芸小說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

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出商芸小說

膺為侍御史。青州凡六郡。惟陳仲舉為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並棄官而去。其威

風如此。出商芸小說

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日。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恡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嘆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夫

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以存國

出李唐家錄

### 徐孺子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為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曰：「羣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間，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出商芸小說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若令月無物，極當明邪？徐曰：「不爾，譬如人眼中有童子，無此如何不暗？」

出世說

### 鄭玄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出商芸小說

### 蔡邕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在。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並收邕，眾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

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出商芸說

東國宗敬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蔡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

參騫。出邕別傳

### 崔仁師

唐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奏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杜正倫齋本對唱。一無

所誤。出神異錄

### 張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饌彌美。議減之。張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機務待賢才。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

於公道。斯亦不為多也。出談賓錄

### 虞世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太宗稱世南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太宗聞世南薨。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世南之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抄。今此堂猶存。

而書盛行於代。出國朝雜事

馬周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惟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為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奏罷傳呼置鼓。每擊以驚眾。時人便之。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皇太子臨

問。出談實錄

員半千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王義方善。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為半千。高宗御武成殿。召舉人。問天陣地陣人陣如何。半千曰。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土蕃使。則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出廣德神異錄

嚴安之

玄宗御勒政樓大醮。縱士庶觀看。百戲竟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捧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

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醕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出開天傳信記

### 蕭穎士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沈不遇。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為國師。事雖不行。其聲名遠播如此。出翰林盛事

### 蕭嵩

蕭嵩為相。引韓休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乎。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頌涕。上為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私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且日宜如常朝謁。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終始。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上以素羅帕包其二。以賜之。出柳氏史

### 于休烈

于休烈。至姓真怒。機鑿敏悟。肅宗踐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使。中原蕩覆。文物未備。休烈獻五代論。肅宗甚嘉之。遷工部。在朝凡三十餘年。歷

掌清要。家無擔石之蓄。恭儉溫仁。未嘗見喜愠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重年高。曾無倦色。篤好書籍。手不釋卷。出談寶錄

李廩

尚書左丞李廩。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宴方秉權。嘗造廩。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廩。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出國史補

鄭網

順宗風謦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網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網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出國史補

獨孤郁

獨孤郁。權相之子婿也。歷掌內外綸誥。有美名。憲宗嘆曰。我女婿。不如德輿女婿。出國史補

趙逢

太傅致仕趙逢。仕唐及梁。覺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揚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縉紳仰之。出北夢瑣言

諷諫類

晏子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子遂左手提犯者頭。右手執刀。仰



問曰自古聖主明君支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出獨異志

優旃

秦優旃善為笑言然合於道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冠賊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及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雖百姓愁費然大佳哉漆城蕩蕩冠來不能上即欲漆之極易難為陰室二世笑之而止出敬顯錄

優旃侍始皇立於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循立於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徙立於

廡下出獨異志

東方朔

漢武帝欲殺乳母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令已大豈念汝乳哺之時恩邪帝愴然遂赦之出獨異志

簡雍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造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告先主曰彼人欲淫何

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媼具。與欲釀何殊。先主大笑。而原捨釀者罪。

出啟  
顏錄

### 解律豐樂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衛斛斯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  
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論。是好人也。出談  
載

### 高季輔

唐高季輔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尋更賜金  
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出談  
實錄

### 李景伯

景龍中。中宗游興慶池。侍宴者遮起歌舞。並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  
亦唱曰。迴波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已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出  
國

史異  
纂

### 蘇頌

玄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於三相。上再  
三美之。時蘇頌初入相。每以忠讜勵已。因前進曰。詩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為陛下  
深以為志。出松  
窗錄

黃幡綽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憐。是勿兒猶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揚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常

危上開幡綽言。倪首久之。出因話錄。

李絳

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瓘有恩澤。欲為上立德政碑。碑屋已成。磨礮石訖。請宣索文。時李絳為翰林學士。奏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無立碑紀美之事。恐取笑夷夏。上深然之。遽令拆屋廢石。承瓘奏碑屋用功極多。難便毀折。欲堅其請。上曰。急索牛拽倒。其納諫如此。出盧氏雜說。

卷一百六十五

廉儉類一

陸績

吳陸績為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巨石重之人。號鬱林石。出傅載。

齊明帝

齊明帝嘗飲食。投竹筍。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筍意否。答曰。昔夏禹衣惡。往誥

流言。象筋奏腴。古哲垂誠。今睿情冲素。還風反古。太平之跡。惟竹筍而已。出談藪。

甄彬

齊有甄彬者。有器業。嘗以一束苧於荊州長沙西庫質錢。後贖苧於東中。得金五兩。以

手中裹之。彬得金送還西庫。道人大驚曰：「近有人以金質錢，時忽遽不記錄，擅越乃能見歸，恐古今未有之也。」輒以金之半仰酬。往復十餘，堅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負薪豈拾遺者也。」彬後為郟令，將行辭太祖。時同列五人，上誠以廉慎。至於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誠也。」出談藝

### 高允

後魏高允字伯恭，燕太尉中郎韜之子。早有奇度，博通經史。神嘉中，與范陽盧玄、趙郡李靈、博陵崔鑿等，以賢俊之胄，同被詔徵，拜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崔浩同撰書。及浩遇害，以允忠直不苟，特見原宥。性清儉，雖累居顯貴，而志同貧賤。高宗幸其宅，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之清貧，豈有此乎？」賜之粟帛。出談藝

### 崔光

後魏自太和遷都之後，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廡間，不可校數。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量。朝臣莫不稱力而去。惟韋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太后即不與之，令其空出。時人笑焉。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惟堪兩匹，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出洛陽伽藍記

### 長孫道生

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代人。性忠謹儉素，雖為三公，而居處卑陋。出鎮之後，子頗加修

草及還。嘆曰：吾為宰相，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今彊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乃令毀之。時人比之晏嬰焉。出談

### 唐玄宗

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出柳氏史

### 肅宗

韓擇木奏賀肅宗節儉，樂妓無綺綉之飾，飲食無珍羞之具。上因出衣袖以示之曰：朕

此三浣矣。出譚氏史

### 盧懷慎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室，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饑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為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願常相與訪焉。懷慎卧於弊簣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及從願，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儵然無辦。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為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於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願、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悼惜。既歿，家無留儲，惟蒼頭自嚮，以給喪事。上因按獵

於城南望墟落問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  
因為罷獵憫其貧匱即以練帛贈之出明皇雜錄

又云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  
廉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  
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  
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出獨異志

### 李勉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李勉少年貧苦與一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  
臨絕語勉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勉  
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勉許為辦事餘金乃密置於墓  
中而同塋焉後數年勉尉開封書生兄弟齋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  
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出尚書譚錄

###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並羶車子一乘亦近  
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皆青衣襪褸問  
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白師古師古乃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出幽開

陽城

陽道州城。未嘗有蓄積。惟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陽輒喜舉而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出。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出傳載城之為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出傳載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食。眾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噤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之類。逡巡昇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胡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出盧氏雜說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贖。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為本邑以民待之久矣。思得承之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而澣之清譽重德。為時所歸。或書於郡守。猶臂之使指也。鄭孫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是猶憐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艱於稼穡。奈何囂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

臭兒邪。因引手請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斝盡食之。遂揖歸。賓閱贈五練而遣之。出闕史

文宗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內官等。不許着紗縠綾羅巾。其後駙馬韋處仁見巾夾羅巾以進。上曰。本慕卿門戶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為之。卿不須為也。出盧氏雜說

夏侯孜

夏侯孜為左拾遺。嘗着綠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麤澀。具以桂布為對。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以密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久之。亦傲著桂管布。滿朝皆倣倣之。此布為之貴也。田錄

裴坦

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宰相。率愛奢侈。楊收女適裴坦。長子資裝豐厚。什器多用金銀。而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其妻及兒女宴飲臺上。用樸盛果實。坦欣然。既視其器內。有以犀為飾者。坦盛怒。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出北夢瑣言

溫璉



幽州從事温璉燕人也。以儒學著稱。與瀛王馮道幼相善。曾經兵亂。有賣漆燈檠於市者。璉以為鐵也。遂數錢買之。累日家人用然膏燭。因拂拭乃知銀也。大小觀之靡不欣喜。惟璉憫然曰。非義之物。安可寶之。遂訪其賣主而還之。彼曰。某自不識珍奇。鬻於街肆。郎中厚加酬直。非強買也。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乃拜受而去。別賣四五萬。將其半以謝之。璉終不納。遂施於僧寺。用飾佛像。冀祝璉之壽也。當時遠近罔不推服。以其有仁人之行。後官至尚書侍郎卒。出劉氏耳目記

仲庭預

舊蜀嘉王。召一經業孝廉仲庭預。令教授諸子。庭預雖通墳典。常厄饑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庭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拈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遽求謁見王。王曰。貧窮之士。見吾必有所求。命告庭預。曰。見為製衣。庭預白曰。非斯意。嘉王素樂神仙。多採方術。恐其別有所長。勉強而見。庭預遽出金火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有古人之風。贈錢十萬。衣一襲。米麥三十石。竟以賓介相遇。禮待甚厚。薦授榮州錄事參軍。出玉溪編事

吝嗇類

漢世老人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忌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

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者，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矣。出林笑

### 沈峻

吳沈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又說曰：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糧盡，遣人從彪貨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沈珩弟峻，有名譽而性儉吝。出林笑

### 李崇

後魏高陽王雍，性奢豪，嗜食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蘆。崇家客李元祐語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出洛陽藍記

### 南陽人

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瓶酒，數臠瘡肉。壻恨其單

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遂兄殺之。出顧氏家訓

### 夏侯處信

唐夏侯處信為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幾許。」信曰：「兩人二升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出朝野僉載

### 柳慶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卧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出朝野僉載

### 夏侯彪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蟲在下，未曾歷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膏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出朝野僉載

### 鄭仁凱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鴛木窠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門

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出朝野僉載

鄧祐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容。孫子將一鴨私用。

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出朝野僉載

韋莊

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爨少一臂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剝

取以故席裹尸。殯訖。擊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耳。出朝野僉載

王叟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惟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尤廣。客二百餘戶。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飧豐盛。叟問其業。客云。惟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枷鎖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軍馬。出原化記

王鏐

王鏐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容諭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鏐鏐曰前所見戒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容請問其名鏐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出因史補

裴璩

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制閉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出北夢瑣言

歸登

歸登尚書性甚吝嗇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龜也出北夢瑣言

卷一百六十六

氣義類一

鮑子都

魏鮑子都暮行於野見一書生卒心痛子都下馬為摩其心有頃書生卒子都視其囊中有素書一卷金十餅乃賣一餅具其書生其餘枕之頭下置素書於腹傍後數年子都於道上有乘驄馬者逐之既及以子都為盜固問兒屍所在子都具言於是相隨往開墓取兒屍歸見金八餅在頭下素書在腹傍舉家感子都之德義由是聲名大振

楊素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德言為太子舍人。方屬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愛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予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嘆。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出木事詩

郭元振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薛稷趙彥昭為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舉糧。忽有緇服者扣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糧絕。竟不成舉。出據言

狄仁傑

狄仁傑，太原人。為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大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出談賓錄

敬昭道

敬昭道為大理評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誅誤四百餘人，將隸司農事，未即路，繫在州獄。昭道據赦文而免之。時宰切責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文云：見禁囚徒，反者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難，至於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誅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驛，夢此十人，祈哀至於再三，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所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肴以酹之。觀者莫不歎歎，乃移牒近縣，備措櫛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仰。」出大唐新語

吳保安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引接之，俾其康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

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綰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適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為圖之。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駕蹇。以望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為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為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水固無恙。保安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宵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楸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為傷慙。吾與水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問便言。李



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之監。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往因住舊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猶在遂州。貪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子。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常

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親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儉。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為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為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為公求來。公令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為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為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酌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塗斂時有失之也。盛於練囊。

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為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為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夜行則納地檻中。親自鑊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鑊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出記

卷一百六十七

氣義類二

裴冕

裴冕為王鉞判官。鉞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竊權柄。咸懼之。鉞賓佐數人。不敢窺鉞門。冕獨收鉞屍。親自護喪。瘞於近郊。出談賓錄

李宜得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中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將軍。舊主遇諸

塗趨而避之。不敢仰視。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懼。至宅請居上座。宜得自捧酒食。舊主流汗辭之。留連數日。遂奏云。臣蒙國恩。榮祿過分。臣曹主卑瑣。曾無寸祿。臣請割半俸。解官以榮之。願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為郎將。宜得復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出朝野僉載

### 穆寧

穆寧不知何許人。顏真卿奏為河北道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尔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畢佐公。以定危難。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棄平原。夜渡河。出談賓錄

### 趙驛

趙驛因脇於賊中。見一婦人問之。即江西廉察韋環之族女也。夫為畿官。以不往賊軍。遇害。韋氏沒入為婢。驛哀其冤抑。以錢贖之。俾其妻致之別院。而驛竟不見焉。明年收復東都。驛以家財贍給。而求其親屬歸之。議者咸重焉。出談賓錄

### 曹文洽

曹文洽。鄭滑之裨將也。時姚南仲為節度使。被監軍薛盈珍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為盈珍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南仲。誣讒頗甚。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

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驛吏開門見血傷滿地。傍得文浴二紙。一狀告盈珍。一表理南仲。究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疑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邪。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蒙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談寶錄

### 陽城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居陝州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莞篲布衾。熙熙怡怡。難名其室。後遇歲荒。屏跡不與同里往來。懼於求也。或採桑榆之皮。屑以為粥。講論詩書。未嘗暫輟。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協心。蓋管寧之比也。里人敬以衣饋。食稍豐。則閉戶不納。散於餓禽。後里人竊令於中戶。致糠數十數盃。乃就地食焉。他日山東諸侯聞其高義。發使寄五百練。城固拒却。使者受命不令返。城乃標於屋隅。未嘗啟絨。無何有節士鄭倣者。迫於營舉。投人不應。因途經其門。往謁之。倣威容察貌。城留食旬時。問倣所之。及其瘠瘁之端。倣具以情告。城曰。感足下之操。城有諸侯近貺物。無所用。輒助足下。人子終身之道。倣固讓。城曰。子苟非妄。又何讓焉。倣對曰。君子既施不次之恩。某願終志。後為奴僕償之。遂去。倣東洛瑩事罷。杖歸城。以副前約。城曰。子奚如是。苟無他繫。同志為學可也。何必云役。已以相依。倣泣涕曰。若然者。微軀何幸。倣於記覽。苦不長。月餘。城令諷毛詩。雖不輟尋讀。及與之討論。如水投石也。倣大慚。城曰。子之學。與吾弟相昵不

能舍有以致是邪。今所止阜北有高顯茅齋。子可自翫習也。倣甚喜。遽遷之。復經月餘。城訪之。與論國風。倣雖加功。竟不能往。復一辭。城方出。未三二十步。倣縊於梁下。供餼童窺之。驚以告。城慟哭。若裂支體。乃命都兒將酒奠之。及作文親致祭。自咎不敏。我雖不殺倣。倣因我而死。自脫衣令僕夫負之。都兒行檟楚十五。仍服總麻厚瘞之。由是為縉紳之所推重。後居諫議大夫時。極諫。裴延齡不合為國相。其言至懇。唐史書之。及出守江華都。日炊米兩斛。魚羹一大鬻。自天使及草衣村野之夫。肆其食之。并置瓦甌。擘杓。有類中衢罇也。出乾  
驤子乾

王義

王義即裴度之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為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  
史補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剽剽殆盡。告教歷任文薄。悉無子遺。遂於近邑求丐。故衣迤遲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側近鄰。遂至湖。糾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止。糾曰。某之苦事。人不可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至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溢盡。惟殘微命。此亦細事。余其如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以致之。獻於上。相裴公。位亞國號矣。裴曰。子室之姓。

氏何也。答曰：某某字黃城，裝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即晉公親校也。試為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人而白之，當致其禍也。震不安席，遂明詣裝之宅，側偵之，則裝已入內。至晚，有賴衣吏詣店，頗忽遽，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至第，斯須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即延之坐，竊視之，則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曰：黃城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偕赴所任。出玉堂閒話

### 廖有方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雞西適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假也。乃於間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眇昧，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治療，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為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為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為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宇月，僕馬皆飫，擬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賚繒錦一駄，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

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吊。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又曰。僕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杖。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察。願識有方。共為導引。明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出雲溪友議

卷一百六十八

氣義類三

熊執易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次。執易潛問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出據言

李約

李約為兵部員外。沂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官。并韋徽君况。墻東遜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獨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與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



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歿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哈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出尚書故事

### 鄭還古

鄭還古。東都閑居。與柳當將軍者甚熟。柳宅在履信東街。有樓臺水木之盛。家甚富。妓樂極多。鄭往來宴飲。與諸妓笑語既熟。因調謔之。妓以告柳。憐鄭文學又貧。亦不之怪。鄭將入京求官。柳開筵餞之。酒酣。與妓一章曰。冶豔出神仙。歌聲勝管絃。眼看白苧曲。欲上碧雲天。未擬生裴秀。如何乞鄭玄。莫教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見詩甚喜。曰。某不惜此妓。然吾子方求官。事力空困。將去固不易支持。專待見榮命。便發遣入京充賀禮。及鄭入京。不半年。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乃津置入京。妓行及嘉祥驛。鄭已亡歿。旅襯尋到府界。柳聞之。悲嘆不已。遂放妓他適。出盧氏雜說

### 江陵士子

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間。遊索去萬計。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尔改適。士子去後。五年未歸。姬遂為前刺史所納。在高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已失姬之所在。尋訪知處。遂為詩求媒標寄之。詩云。陰雲漠漠下陽臺。惹着襄王更不迴。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纖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刺史見詩。遂給一百千及資裝。便遣

還士子。出盧氏雜說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空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塋於鳳翔西岡。松栢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壠以吊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出北夢瑣言

章孝子

章孝子名全益。東蜀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啟養育。母疾。全啟割股肉以饋。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啟出遊。俎於逆旅。全益感天倫之恩。制斬纒之服。又以全啟割肉啗母。遂以火煉指。以申至痛。仍以銀字寫法華經一部。日夕諷誦。仍通大義。後於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丹竈。不蓄童僕。塊然一室。鬻丹得錢數及兩金。即刻一像。令華亭禪院。即居士高樓之所。人謂有黃白之術。嘗言於道友曰。點水銀一兩。止一兩銀價。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錢。乃三十千矣。其利博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後。制土偶於丹

竈之側以代執熟之用。護惜不毀。殆四十年。大順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寫真於壁。節度判官。前眉州刺史馮涓。撰讚以美之。出北夢瑣言

### 發塚盜

光啟大順之際。覆中有盜發塚墓者。經時搜索不獲。長吏督之甚嚴。忽一日擒獲。寘於所司。淹延經歲。不得其情。拷掠楚毒。無所不至。款狀既具。連及數人。皆以為得之不謬矣。及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殺平人者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為獲擒。而斯人何罪欲殺之。速請釋放。旋出邱中所獲之賊。驗之略無差異。其獄者亦出其賊。驗之無差。及藩帥躬自誘而問之曰。雖自知非罪。而受箠楚不禁。遂令骨肉偽造此賊。希其一死。藩帥大駭。具以聞於朝廷。坐其獄吏。枉陷者獲免。自言者補銜職而賞之。出玉堂閑話

### 鄭雍

鄭雍學士未第時。求婚於白州崔相公遠。纔允許而博陵有事。女則隨例填宮。至朱梁開平之前。崔氏在內託疾。教令出宮。還其本家。鄭則復託媒氏致意。選日親迎。士族婚禮。隨其豐儉。亦無所闕。尋有莊盆之感。又杖經暮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美稱籍甚。場中翹足望之一舉中甲科。封尚書脫白授秘授。兼內翰。與邱門同敕。入不數載而

卒。

出玉堂閑話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力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郿。兵力不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十日。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而建者。揚氏之腹心也。城尅。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賞而行戮。為其設祭而葬之。出北夢瑣言

卷一百六十九

知人類一

陳寔

陳寔嘗嘆曰。若周子居者。真棟梁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龍泉。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為甘露所濡。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出世說

黃叔度

郭泰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矣說世

郭泰

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懷懷宗仰以為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磻曰吾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慚惟為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說世

馬融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嘗不解割裂書七事而玄思其五別令盧子幹思其二融告幹曰孔子謂子貢曰也聞一知十吾與汝弗如也今我與子可謂是矣說世

蔡邕

蔡邕評陳蕃李膺先後曰李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易仲舉三君之下謝沈漢記  
曰三君者一時之所重寶武劉叔陳蕃元禮八俊之重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綽朱寓魏明劉佑桂摺趙典為八俊出世說

顧邵

顧邵嘗獨謂龐士元曰聞子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沉機吾不如子論霸王之餘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亦有一日之長邵亦能為之乎說世

諸葛瑾兄弟

諸葛瑾弟亮及從事誕並有盛名各事一國時以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說世

龐士元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績顧邵全琮而為之目。曰。陸子所謂駕馬有足之用。顧子所謂駕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目陸為勝邪。曰。駕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駕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楚子昭。出世說

武陔

司馬文王問武陔曰。陳泰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出世說

裴頠

冀州刺史揚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放。愛喬之有風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無檢局。樂言為得。然並為後之雙雋。出世說

匈奴使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代當之。自捉刀立牀頭。事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王聞之。馳殺此使。出世說

桓温

晉殷浩既廢。桓温語諸人曰。少時與之共騎竹馬。我棄去。已。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世出

說新書

謝鯤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平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

過之。

出世說新書

唐太宗

貞觀五年。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固不自知。公宜論朕得失。無忌曰。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愆失。上曰。朕欲聞己過。公乃妄相諛悅。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為鑑誠。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足以自改。因曰。無忌善於籌算。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兵機政術。或恐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揚師道性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所長。持論恒據經遠。自不負於理。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焉。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

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出唐會要

### 李勣

武德初。李勣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中。即加禮敬。平武牢。獲鄭州長史戴胄。釋放。推荐之。當時以為有知人之

鑒。

出唐會要

又貞觀元年。勣為并州都督。時侍中張文瓘為參軍事。勣嘗嘆曰。張稚珪後來管蕭。吾不如也。待以殊禮。時有二寮。亦被禮接。勣將入朝。一人贈以佩刀。一人贈以玉帶。文瓘獨無所及。因送行二十餘里。勣曰。諺云。千里相送。歸於一別。推珪何行之遠也。可以還矣。文瓘曰。均承尊獎。彼皆受賜而返。鄙獨見遺。以此於悒。勣曰。吾子無苦。老夫有說。某遲疑少決。故贈之以刀。戒令果斷也。某放達不拘。故贈之以帶。戒令檢約也。吾子宏才特達。無施不可。焉用贈為。因極推引。後文瓘累遷至侍中。出廣人物志

### 薛收

唐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出談賓錄

### 王珪



貞觀六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剴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諍諫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已所能。謂之確論。出會要

### 王師旦

貞觀十九年。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考。張昌齡王公瑾策下。太宗嘆曰。二人咸有詞華。對曰。體性輕薄。文絕浮艷。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如其言也。出譚賓錄

### 楊素

封德彝之少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遂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後討遼東。封公船沒。衆皆謂死。楊素曰。封郎當得僕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沒於大海中。力盡欲放之。忽憶揚公之言。復勉力持之。胸前為板所摩。擊肉破至骨。衆接救得之。後果官至僕射。出定命錄

### 王義方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王義方。義方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

千。出諱  
寶錄

選將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為知言。出諱  
寶錄

英公

高宗時蠻羣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家者必此兒也。出國史  
異纂

劉奇

唐證聖中。劉奇為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鏗為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奇正色曰。舉賢

無私。何見謝。出諱  
寶錄

張鷟。自號浮  
休子

唐婁師德。滎陽人也。為納言。客問浮休子曰。婁納言何如。答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

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練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馮客曰。狄仁傑為納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覽經史。薄閑文筆。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剪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膽氣堅剛。明而能斷。晚逢錢癖。和嶠之徒。與客曰。鳳閣侍郎李昭德。可謂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凌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聞洛陽令來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險德薄。巧辯似智。巧諛似忠。傾覆邦家。誣陷良善。其江充之徒。蠅蜂蠹害人。終為人所害。無何為太僕卿。戮於西市。又問武三思。可謂名王哉。答曰。三思憑藉國親。位超袞職。貌象恭敬。心極殘忍。外示公直。內結陰謀。弄王法以復仇。假朝權而害物。晚封為德靜王。乃鼎賊也。不可以壽終。竟為節愍太子所殺。又問中書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雙闕。名實兩空。外示貞剛。內懷趨附。面折張食。其之黨。勇若熊羆。諂事武士。開之傳。怯同鷲犬。首鼠之士。進退兩端。虺蜥之夫。曾無一志。亂朝敗政。莫匪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告熟察。終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長流。思州憂恚而卒。又問中書令李嶠。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問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膽。剛而能斷。處陵夷之運。

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蕩之朝。不遜辭以苟免。來俊臣羅織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鍛鍊者。有功寬之。躡虎尾而不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鷓臯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以遠害。若值清平之代。則張釋之于定國。豈同年而語哉。又問司農卿趙履溫何如。答曰。履溫心不涉學。眼不識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謀大。趨趨狗盜。突忽猪貪。晨羊誘外。不覺其死。夜蛾覆燭。不覺其斃。頭寄於頸。其能久乎。後從事韋氏為逆。夷其三族。又問鄭愔為選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淺學浮詞。輕才薄德。孤蹲貴介。雉伏權門。前託俊臣。後附張易。折支德靜之室。舐痔安樂之庭。鷄鳴栖於葦苕。魴鱒游於沸鼎。既無雅量。終是凡才。以此求榮。得死為幸。後果謀反。伏誅。出朝野僉載

李嶠

御史裴周使幽川日。見參謀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記名。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某昔為番官。曾事特進李嶠。嶠獎某聰明。每有詩什。皆令收掌。常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轆軻不得。覓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張佺北征。便隨入軍。軍敗。賊刃頸不斷。於積屍中。卧經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後。每憶李公之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洒掃。展轉至六十。因至鹽州。於刺史郭某家。為客。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郭舉此人。

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衛佐官。仍參謀范陽軍事。出定命錄

鄭杲

唐聖歷中。侍郎鄭杲。注韓思復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府士曹參軍。嘗謂人曰。今年當

選得韓元二子。是吏部不負朝廷矣。出談賓錄

盧從愿

唐景雲中。盧從愿為侍郎。杜暹自虢州參軍。注鄭縣尉。後為戶部尚書。盧自益州長史

入朝。杜立於上。乃曰。選人定如何。盧曰。亦由僕藻鑿。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出談賓錄

裴寬

尚書裴寬罷郡西歸。沂流停午。因維舟暫駐。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弊。因命與語。大奇

之。遂為知心。曰。以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

訖上船。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人也。出幽閑鼓吹

韋詵

潤州刺史韋詵。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地貴。盛聲名籍甚者。詵悉以為不可。遇

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詵異之。召吏指其所。使訪求

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俱來。詵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義不以

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童瘞於後園。以全其所守。

不謂太守見之。詵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壻。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即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視其簾下。寬衣碧衫。踈瘦而長。舊制八品以下衣碧入門。其家大噉呼為鶴鵲。詵妻涕泣於帷下。既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為稱首。出明皇雜錄

裴談

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頌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嘆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出廣人物志

卷一百七十 知人類二

姚元崇

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磐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

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為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出明皇雜錄

### 盧齊卿

盧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特相禮接。謂曰。十年內知節度。果

如其言。出談賓錄

### 薛季昶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其文。以為與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奇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果至丞相。出定命錄

### 元懷景

燕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至宰相。其男女數人。婚姻榮盛。男尚宮主。女為三品夫人。出定命錄

張九齡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玄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齡執詔請誅之。玄宗曰。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也。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言。命使酹於墓。出感定錄

王丘

開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陰縣尉孫述。進士王冷然。不數年皆掌綸誥。侍郎崔琳收殘。選人裴敦復於特卿盧愷等十數人。皆入臺省。眾以為知人。出談賓錄

楊穆兄弟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云。楊氏弟兄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兄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仁。為酥員為醍醐。賞為乳腐。出國史補

李丹

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寄家楚州白田。聞丹之義。來謁之。且無傭保。棹小舟。惟領一少歲女僮。時方寒。衣復單弊。女僮尤甚。坐於客次。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更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屨而入。丹揖之坐。略話平素。復忽悟足禮之闕。雙然乃



啟丹曰。某為飢凍所迫。高堂慈母處分。令人闕投親知。無奴僕有一小女。僮便令將隨。參謁朝至此。僮駭恐懼。公銜失所在。客吏已通。取靴不得去。就踈脫。惟惶悚而已。丹曰。靴與履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為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又有何典據。此不足介君子懷。但請述所求意。遂留從客。復頤旨趣。乃云。足下相才。他日必領重事。於是遣使於白田。饋遺復母甚厚。又錢復以匹馬束帛。復後竟為相。出靴換子

鄭網

劉瞻之先寒士也。十許歲。在鄭網左右。主筆硯十八九。網為御史。巡荆部。商山歌馬亭。俯瞰山水。時雨霽。巖巒奇秀。泉石甚佳。網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勝槩。不能吟詠。必晚何妨。却返於亭。欲題詩。顧見一絕。桑翰尚濕。網大訝其佳絕。時南北無行人。左右曰。但向來。劉景在後行二三里。公戲之曰。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起予輒有寓題。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迴京闕。戒子弟涵澣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此可令與汝共處於學院。寢饋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辭理優壯。凡再舉成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乃生瞻。及第作相。出田錄

苗夫人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人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鑒。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

性度高廟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急。惟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多視之悒快。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泣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為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武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盡以七馱物。每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翔。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上皇旋駕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翔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余初有巫觋者。多中帝云。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遣韋公捧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乎。賢哉乎。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之壻。所以郭圓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出雲溪友議

杜鴻漸

丞相杜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貞盧新州杞陸相贊張丞相弘靖李相蕃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出嘉話錄

杜佑

大司徒杜公見張相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出嘉話錄

梁肅

唐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肅之門居二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旦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

出披言

呂溫

初李紳赴薦帝以古風求知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出雲溪友議

顧和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俱與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問

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數日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世說新書

劉禹錫

劉禹錫曰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雖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大言童稚不奇不惠必非異器定矣出嘉話錄

韓愈

李賀以歌詩謁吏部韓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時送客出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插帶急命邀之出雲漢友議

顧况

尚書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况况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却嗟賞曰得道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出幽閑鼓吹

于邵

于邵性孝悌內行修潔老而彌篤初樊澤嘗舉賢良方正一見於京師曰將相之材也不五年澤為節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誥命竟如其言獨孤授舉博學宏詞吏部考為第一在中書昇甲科人稱允當出談寶錄

李德裕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惟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費用不充。無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聞者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迴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問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悅愕。而白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杯。遂闕祇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嘆逾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恣屈強。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遂為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於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於牒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寶裝帶。所乘白馬。駭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鬪將。白公誡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

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鬪毆之狀。蕃兵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既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為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敵中必殄凶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頌。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鏢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許提河隴款皇風。指揮文武皆神筭。恢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雖戍已攸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烟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誦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有地名王爭解辯。遠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遇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出劇談錄

韋岫

唐丞相盧攜。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

展分所謂以貌夫人者其韋諸季乎。出北夢瑣言

知人僧

唐令公韋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太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恒器重之。出披言

蔡荆

唐蔡荆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有小將顧彥朗彥暉知使院宅市買荆有知人之鑒或一日俾其子叔向以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荆俄亦即席約令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荆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增其職級洎黃寇犯闕顧彥朗領本軍同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使相

出北夢瑣言

亞子

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鸚鵡酒卮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出北夢瑣言

卷一百七十一

精察類一

李子萇

漢李子萇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擯為人象囚人形鑿地為陷以蘆為郭卧木囚其中囚罪正是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著木人邪將天神之氣動木囚

也論術

袁安

漢袁安為楚相會楚王坐事平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毒楚橫暴囚皆自誣歷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炎旱赤地千里安授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具錄辭狀本非首謀為王所引應時理遣一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

日正稔出汝南先賢傳

嚴遵

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一尺而擊不哀問之亡夫遭燒死遵救吏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屍所遵令披池鍊錐貫頂者問以淫殺夫出益都耆舊傳

李崇

北齊頓邱李崇陳留公之子高祖時為兗州刺史兗州心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搥鼓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搥鼓一通次聞者復搥以為節俄頃之

卷一百七十

四十



間聲布百里。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州置鼓。自此始也。世宗時。除揚州刺史。崇明察。奸邪憚之。號曰卧虎。出談

###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馬太樂官。斂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為娛。及隋末兵興。揚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為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為帝王者。寵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絲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為將帥者。募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既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李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

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為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為前席之賓，樊噲為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眾。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祆祲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眾必響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為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充爭衡。首尾二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真之宗親也。

出甘澤經

### 李義琛

太宗朝，文成公主自吐蕃貢金數百。至岐州，遇盜前後發使案問，無獲賊者。太宗召諸御史目之，特命李義琛前曰：卿神清俊拔，暫勞卿推逐，必當獲賊。琛受命，施以密計。數日盡獲賊矣。太宗喜，特加七階，賜金二十兩。

出御史臺記

蔣恒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張迪。其刀却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獄典密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奏之。敕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王璆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敕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璆引就房內。推問不承。璆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璆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璆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出朝野僉載

李傑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持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訊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異國史

裴子雲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成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敬付獄禁。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之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出朝野僉載

郭正一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妹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息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

解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錄奏。敕令長平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上四人。問十日內。以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出

野金載

### 張楚金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欸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卧西窗。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出朝野僉載

### 董行成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並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之。叱曰。箇賊住。即下驢來。遂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韉。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尋蹤至。皆如其言。

出朝野  
僉載

### 張鷟

張鷟為河陽縣尉。日有構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字。不是。即注非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又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亦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並鞍失。三日訪不獲。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却籠頭放之。驢向舊餵處。鷟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能。

### 張松壽

張松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心腹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為神明。出朝野

###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

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衝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擿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度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免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撒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莫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捕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

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出紀聞

### 趙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房屋數十間。與東宮稍迫近。代宗深驚疑之。趙涓為巡使。令即訊涓。周立案驗。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代宗甚嘉賞焉。德宗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細。及典衢州年老。韓滉奏請免其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出談苑錄

### 袁滋

李沂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屹。因搆回。得馬蹄金一甕。

漢書武帝詔云。東岳見金文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

趾。裏蹄金以叶瑞徵。蓋鑄金象馬蹄之狀。其後民間多效之。

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喜獲茲寶。欲自

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實於私室。信宿於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為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姦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其案。於是獲金里社。咸共證。宰邑者為眾所擠。擁沮莫能自由。既而詰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撓。結成具司。備獄以案上聞。沂公覽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談詭。或云倣齊人之攫。或云有揚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為臆篋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



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乎。袁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請為公詳之。沂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相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令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昇至縣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今已化為上矣。於是羣疑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沂公嘆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途。至德宗朝為宰相。愚常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德觀廢殿。悉皆頽毀。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址。間得巨甕。皆貯白銀。輦材者與工匠三四十人。當晝懼為官中所取。遂輦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為銀板。所說與此正同。

太平廣記第十三冊終